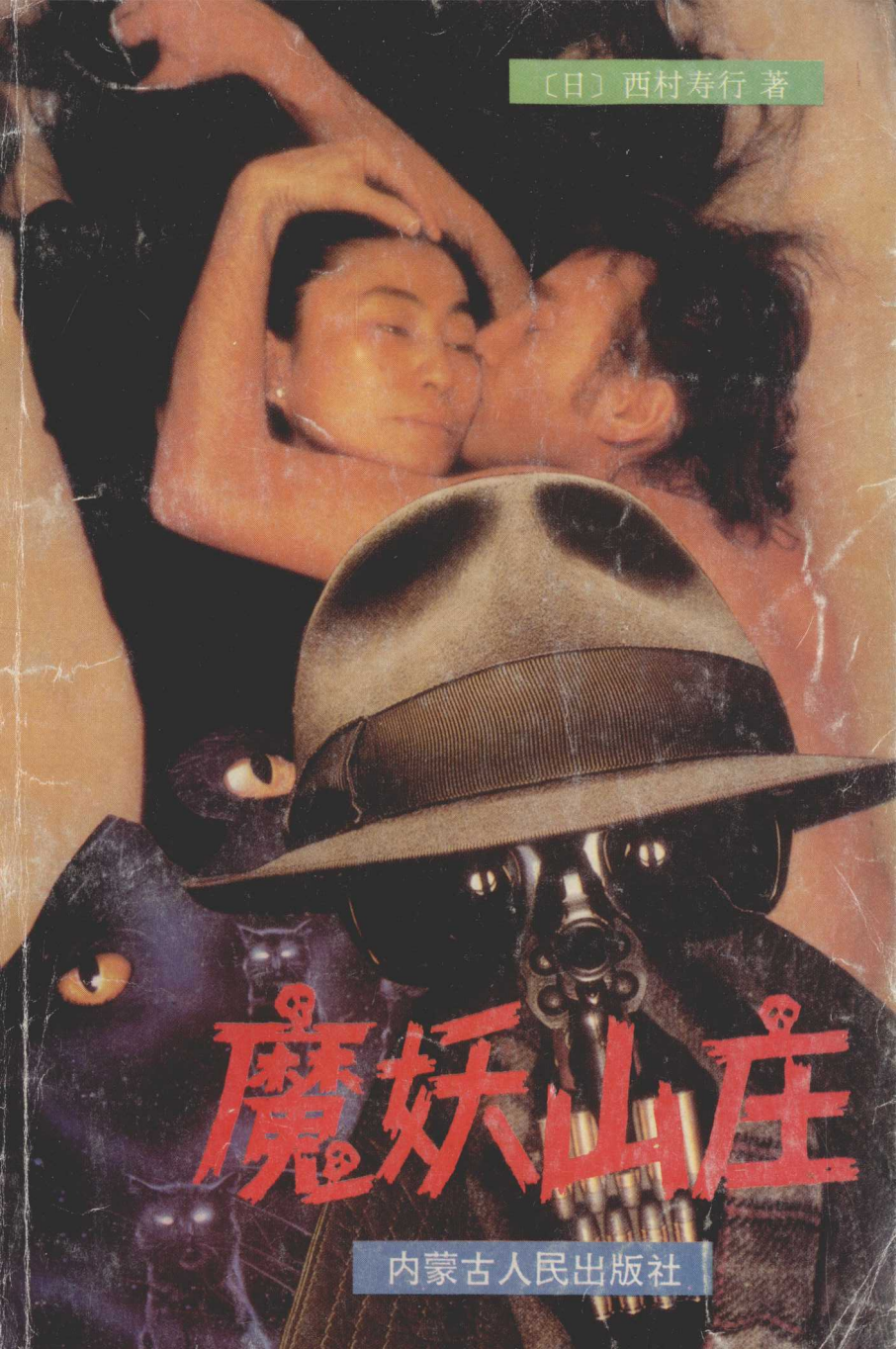


〔日〕西村寿行 著



魔妖山庄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魔 妖 山 庄

(日) 西村寿行 著
陈 凡 含 笑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(内蒙) 新登字 1 号

责任编辑：石应慧
尚永强
封面设计：刘志刚

魔 妖 山 庄

〔日本〕西村寿行著
陈凡 含笑 译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发行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82 号)

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.5 字数：160 千 插页：2

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0 册

ISBN7—204—01953—9/I297 每册：3.80 元

内 容 简 介

年轻美貌的女高中生古关静香和三上澄子，结伴作短暂旅行。在到达一个山区小镇后，便与家里失去了联系。静香的姐姐古关志保心急如焚，求救于曾经担任过多年刑事侦探的律师村雨晋作。他俩驾车从东京出发，前往山区寻访调查。

山区内有一个神秘的村庄，每年要用掳掠来的青春少女“祭白熊”。志保和村雨挨家挨户打听静香和澄子的下落，却遭到山区警察的白眼和刁难，更有村长的百般凌辱。村长和打手们把村雨折磨得遍体鳞伤后投入地窖；志保在地窖中被包括村长在内的二十多个男人轮奸。这时，他们也醒悟了所谓“祭白熊”的真相。

村雨在一个受害女子救助下，逃脱虎口。救出奄奄一息的志保。在逃跑中，与穷追不舍的村长及他的打手们展开了触目惊心的搏斗。最后雨村用火药炸毁水坝，将万恶的村长、打手，连同整个村庄淹没在汪洋大水之中。

古关志保和村雨晋作以他们的智勇，为两个高中生和更多不知名的被害姑娘报了仇。然而，静香却永远离开了人世。

目 录

第一章	红色的眼睛	(1)
第二章	渺茫的鼓声	(37)
第三章	篁竹之花	(73)
第四章	地狱之兽	(129)

第一章 红色的眼睛

1

白云在高空飘逸。

时值晚秋季节。

轿车左边是高耸的中部山岳国立公园，山峰陡峻，在蓝天的映衬下，象一把把直立的刀锋。

“真是好风光。”

坐在助手席的古关志保不由地看入了迷。

村雨晋作看了一眼古关志保的侧影，对他说：

“听说这些山具有一种奇特景色，在冬天方可看到。现在这种季节就难以看到了。山峰看起来就好象在伸手即到的地方。有些人认为有时可能还看得到在山上爬行的小虫呢。”

古关志保满脸愁容，面部轮廓端庄，脸色苍白，使整个脸部表情看起来更显得深沉。

村雨晋作是在三天前同古关志保相见的。那时古关志保是通过一个当律师的朋友的介绍才来到村雨的办公室。她来托村雨帮忙寻找她失踪的妹妹。开始，雨村拒绝了她的请求。

古关志保的妹妹叫古关静香，她在一个半月前失踪了。她是高中二年级学生，和同班同学三上澄子到山中旅行去了。

她们原定路线是在长野县的青木湖畔住一夜，第二天沿着姬川而下，途中攀登药师山，再在山中的小屋住一夜，然

后再经过篁竹峰牧场野尻湖。

静香只打来过一次电话，那是她到达青木湖畔的旅馆“清凉园”时打来的。当时她的说话声很平静，没有任何异样。她说她将沿着原定的旅游路线出发，三天后的晚上就将平安回京。

然而她一去未归。

过了一天，古关志保恳求长野县的警方帮忙寻找下落。

警方他们了解过了，但弄不清楚静香她们出了“清凉园”旅馆后到哪去了。

三上澄子的哥哥是大学生，又是业余登山队员。他组织了一个搜查队，一共十五人。

他们搞清楚了她们两个登药师山的路线，是从小谷村出发去登山的。路是通的，通过元汤、小谷汤和温泉地带，就可以出乙见山了。她们如果是这样走出乙见山的话，就可以到达野尻湖。他们推测两个姑娘是坐汽车一直到乙见山山顶的，从那里再登药师山。

她们入山时天气还比较稳定，不可能是遭坏天气的袭击而遇难。

长野县警方提供的情况也几乎一致。主要是没有发现她们登过山的任何迹象，连药师山的山小屋也没去住过。

也许已经回东京了——长野县县警的口吻里有这种意思。警方怀疑两个学生是不是装着去登山的样子而实际上悄悄回东京了，装作失踪而离家出走。

社会上一般认为现在的女高中生不可信。思想方式还停留在孩子阶段，而身体却成熟了。就因为身体发育超过智力发育的原因才造成无数的悲剧。

不仅是高中生，甚至有些初中生也进行卖淫活动。

这种看法不适用于古关静香和三上澄子。因为她们两人都不是这样的人。用家长的眼光来看她们没有理由要离家出走。

搜查队在十天之内，在整个山上仔细地搜索了登山路。

推测起来，只有迷路的可能了。如果在山中迷了路，是十分危险的。

然而，十天的搜查工作毫无结果。哪都没有她们的踪影，从“清凉园”旅馆出来就断了线索。

失踪至今已四十五天了。

看来生还的希望，十分渺茫。三上和古关两家都泄气了。虽然他们还抱着最后的一线希望，可该用的方法都用上了。

整个失踪经过大致如此。

听了古关志保的这番叙述，村雨并不感兴趣。在茫茫的崇山峻岭中去寻找两个失踪的姑娘谈何容易。

这本是搜查队该干的事。

村雨唯有对人际关系深感兴趣。他从大城市的市民的精神面貌看到了自己生存的必然性。

然而，他最后还是屈服于古关志保的恳切请求。

志保认为妹妹可能卷入犯罪的圈子。

志保和静香系亲姐妹，六年前，父母因交通事故不幸去世。姐妹俩相依为命。幸运的是她们靠父母留下的遗产还可以维持生活，不必为经济而烦恼。

志保和静香相差十岁，说是相依为命，倒不如说志保像个母亲一样。静香有什么事都对志保说。志保既是静香的朋友、姐姐，也担负着母亲的责任。志保性格较开朗。

就志保来说，静香是否离家出走的猜疑不是重要的。她担心的是离家出走是会遇到麻烦的。县警察局和搜查队对可能去的地方都做了彻底的搜查。

如果不是离家出走，也不是遇到意外，那么剩下的就只能遇到罪犯了。除此之外，再没有别的可能了。

志保断定静香要么是遭害了，要么是被绑架了。

当村雨听志保说到可能遭罪犯暗算时，他就萌发了一股一追到底的欲望。他似乎看到了两个开朗活泼的姑娘轻松愉快到山区去旅游的情景。

这两个人突然遭到死的威胁。

城里人也相信死神的存在，只是威胁着姑娘的死神是潜伏在山明水秀的群山中罢了。

村雨下决心要弄清楚死神究竟是什么怪物。

因此，他被志保忧郁的神情所打动了。志保二十七岁，听说去年她刚刚离婚，原因不清楚。虽然如此，在她脸上仍然可以看出离婚的阴影。而且，现在又为妹妹的失踪而担忧。在雕刻般深沉的脸上，明显流露出心情沉痛的表情。这一切使志保鹤立鸡群。

受过心灵创伤的女性，都有一种深度。

志保的脸上有些深不可测的某种东西。

车子向青木湖畔驶去。

2

两个姑娘在青木湖畔的“清凉园”的行踪，根据警方的调查大致清楚了。

古关静香、三上澄子两人到了“清凉园”时，已近黄昏。

他俩住了一个单间，那是通过旅行社预定的。

她们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离开旅店就没回去。

她们究竟到哪儿去了，这就不清楚了。

在湖畔周游一圈，也是够紧张的，还得到纪念品商店逛一逛，坐游艇什么的都相当花时间。

村雨走进了旅馆，古关志保在车里等着，她一直望着身材高高的村雨进了旅馆的门。

古关志保心里祈祷着。

把她介绍给村雨的是律师井获伸介。获跟她父亲认识。井获听了志保的倾诉后就劝她去找村雨谈谈。他说也许村雨能找到线索。

古关志保听说村雨年纪已近四十岁，原来是干律师行当的。以少壮气锐而闻名于法律界。一些已陷入绝境的案件，由他经办有时竟能起死回生，取得胜诉。

村雨异常敏锐，一般人不注意的细节，也逃不过他那双锐利的眼睛。在刑事案件中如何抓住有利的证据，是决定胜败的关键。在驳诉检察院方面所掌握的重要证据时，律师对什么是关键必须有准确的估计，仅仅靠推测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。

如果想把对方的证据推居次要地位，那么不找出更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自己的观点，那么这律师就只有失败了。

村雨具有挖掘人际间潜在的深含着的证据的特殊能力。

五年前，村雨折断了一个男人的两个手腕，因此被取消了律师的资格。井获委婉地告诉她，那男的和村雨的妻子关系暧昧，村雨就同妻子离了婚。

现在他开办了私人侦探所，受理一切案件调查。

村雨是一个沉默寡言的男人。

志保要求作他搜查的同伴时，村雨拒绝了。他说他一个人就够了。志保同他的接触中感到他是可以信赖的。

志保对自己的容貌和身材颇有自信。她的容貌风度都是经得住异性鉴赏的。一般的男人，女方提出要作伴同行，是不会拒绝的，而是感到高兴。

从村雨的这一举动中，志保意识到村雨被迫放弃律师职业是一个沉重打击。他的沉默寡言，也许出于此因。

志保很讨厌那些喋喋不休的男人。她喜欢那种深藏不露而举止稳重的男人。

在车开上二十号国道时，志保对村雨已十分信任了。她想要找到静香，非靠村雨不可。

二十分钟后，村雨从旅馆走了出来。

村雨握着方向盘说：

“这里聚集了不少年青人呢。我想你妹妹她们会不会参加别的小伙子的团体？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村雨一边开着车一边说：

“调查就从这里开始。”

旅馆很多，鳞次栉比，村雨一家一家地停下车去调查。

志保一直没下车，坐在车里看着村雨精力充沛地跑上跑下。她渐渐地感到压在高个子村雨身上的责任感。

她意识到追踪已经开始。一个男子汉单身匹马，竭尽全力地着手搜查。那男人强烈地意识到必须不断提高战斗力，简直象一头忠诚的猎犬在追逐猎物。

天色已近傍晚。

回到车子里的村雨表情严肃。

“看来不象跟小伙子们一起跑了。有好几伙人呢。”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，那个孩子……”

志保把视线移向傍晚的湖畔，湖面风平浪静，湖水墨绿。

“这里有一间民间风俗馆，你妹妹好象去过了，可能已经闭馆了吧，不过还是去看看吧？”

车子向高台行进，民间风俗馆已经闭馆了。在它附近有一家乡土风味的茶馆还在营业。

“喝点咖啡吧？”

“嗯。”

志保正感到喉咙干得难受。

茶馆里有七八个客人。他们要了两杯咖啡，坐在靠窗的座位上，透过窗子可看到湖景。太阳已下山了，湖面沉沉的。

当服务员送来咖啡时，村雨把静香和澄子的照片递给她看，问她是否见过这个人。

要寻找她们的足迹相当困难。因为人们对见过的人，除非那人有什么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，是不会留下什么印象的。招待员把村雨提供的照片拿去给人看了。

此时村雨眺望着湖面，一边慢慢地品味着咖啡。天空逐渐暗淡下来，好象使湖面失去了它的光彩而变得黑沉沉的，似乎那湖的深埋藏着不解之谜。可是村雨面临着要去打开这个谜底的任务。

村雨心里想着，静香和澄子两个健康而活泼的姑娘竟然在愉快的旅途中消失，她们究竟遇到了什么事呢？简直是象恶魔抓去了似的。

“恶魔？”村雨心中暗暗自语。

那个恶魔好象就浮现在湖面上，那恶魔长着巨大的生殖器官，似乎正在用它蹂躏那两个姑娘的白净的身子。这两个姑娘随身并没有带多少钱。假如有坏人要袭击她们的话，那一定不是为了钱，而是为了她们水灵灵的肉体。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了。

村雨迟早要把这恶魔的原形搞个水落石出。村雨是有这个能力的，只要一旦着手这个案子，村雨就绝不会半途而废的。不受表面现象的迷惑是村雨的一大长处。

这时来了两个服务员，其中一人把静香的照片放到了圆桌上，然后说：

“照片上的这位小姐……”

村雨抬头望着这位服务员，她大约二十岁左右，是个身材苗条的姑娘。接着村雨问道：“你见过照片上的这位姑娘吗？”

服务员不大有把握地说：

“好象有那么个印象。”

村雨心情一下紧张起来，向她说：

“你能告诉我一点什么吗？随便什么都行，可以吗？”

服务员望望村雨，又看了看志保，然后说：

“照片上的那位姑娘向我打听过一件奇怪的事。”

“是什么事？”

“她问我：‘你知不知道药师山脚下有没有一个叫篁竹村的村子？’”

村雨摇摇头，口中“噢”地一声。

服务员接着说：

“她问了篁竹村的事。还问那儿真有一种奇特的祭神会

吗？”

“奇特的祭神会？”

“是的”

服务员接着说：

“那位小姐好象在民间风俗馆参观时从一个男人那儿听到这事的。那男的好象邀请了这位小姐，说是在药师山下的篁竹村，第二天晚上要举行一个盛大的祭神会。小姐问我们有没有这回事。”

服务员一直双目望着村雨，村雨问她：

“那以后呢？”

“我回答她说我不知道，我从没听说过有这么一种祭神会。”

服务员脸上显出尴尬的表情。

“你是当地人吗？”

“是本地人。”

“那你都不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这孩子不是还有一个伴儿吗？”

“这就不太清楚，大概是两个人一块来的吧。”

村雨一边收好照片，一边向服务员道了谢。

服务员走后，志保问村雨：

“究竟怎么回事？”志保的声音中带点颤抖。

村雨付了帐，说道：

“迟早会搞清的。”

两人回到车里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车灯射出的光芒穿透了夜幕，就好象要去追赶猎物似的，敏捷地开动了。

“看来找到线索了吗？”

“也许吧。”

“我的妹妹和同学准是到篁竹村去看什么奇特的祭神会去了。”

志保尽管有一定的思想准备，当听到这一情况时，身子又微微颤抖起来。这是因为奇特的祭神会本身就怪诞，所以让人害怕。世界上祭祀是很多的，有裸体祭、半夜祭等等。名堂是很多的，而这些祭祀都是发源古代的巫术。传闻古代人们在插秧的时候，为了预祝丰收，往往在稻田进行性交的祭祀。当时的人们认为稻秧看到性交，会有好收成。这种对巫术的崇拜以一种祭祀的形式而一直流传到现在。例如，半夜祭就是让男女随便求欢，即使是嫁了人的女人在那天也可以自由地和丈夫以外的男人交欢。当然祭祀的细节也许已经有所变化了，但是，这种风俗一直流传至今。

于是巫术也变成了一种仪式。人们一年一度可以纵欲一次。据说因为有那么一个乱欢的夜晚，人们才能忍受淡而无味的一年。一切巫术差不多都从性交中求得起源。那么以巫术为基础的祭祀当然也会在性交问题求得根子。

其实庙会不过就是这么回事。

篁竹村还秘密地保留着原始巫术的祭祀，而静香听到了有这么一种奇特的祭祀会，可能就激起她的好奇心而前往了。村雨心里默默地想道静香年轻生命的最后阶段一定是非常悲惨的。

村雨的侧影显得十分严肃，脸部轮廓分明，一副刚强的城市男子汉气派，甚至有些冷酷。

村雨把车子开到一个派出所门口，向那里打听了当地市

民会会长的住址。于是就驱车前往。

志保合上了她的衣领，说：

“太吓人了。”

“什么事太吓人了？”

“我看着你的时候，发现你是刚毅沉着，而我越是接近目的地，越是喘不过气来。”

最好能留有余地。因为假如前面等待着他们的是欢快的事情，就会恨不得到达那里。但，等待着他们的是一片黑暗的迷雾，而妹妹静香的尸体就横卧在污泥浊水之中。

“跟踪追迹几乎成了我本能。我天性如此。我一开始追踪，一追就要追到底。我不管这对事情有利无利，只知道一个劲地追。”

“会不会有一天追腻了呢？”

“这我也说不清楚。”

村雨点上一支烟。

红色信号灯突然亮了，在汽车的前窗上，反射出红光……

几年来一直过着不停的追踪生活，现在回想起来，所追踪的那些东西都是一些隐身的鬼怪，简直就和手拿长矛向风车攻击的唐·吉可德一样，心里一直感到很凄怆，但又身不由己。他从来没有为自身的未来追逐什么。

3

市民会会长叫上田平藏正好在家里。上田在客厅见了村雨晋作。当时上田正在独自饮酒，喝得满面通红。当他听到村雨的来意后，感到十分惊讶，说：

“篁竹村有奇特的祭神会？”

“您没听说过吗？”

“看来你一定是上当受骗。是不是那小姐上当了。篁竹村倒是有，不过什么祭神会的事从没听过。要知道那村子里的村民个个都很有钱。”

“整个村子的村民吗？”

“那村子有许多山林。他们有计划地采伐。当采伐了一遍以后，正好新的山林又长起来的。山林之大简直让人难以想象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所以尽管村子在深山老林里，可村民们娶的媳妇都是来自大城市，而且一个比一个漂亮。住宅也都是用高级木料建造，简直豪华极了。你想想看，那么富裕的村子还会搞那么莫名其妙的祭祀。真是这样的吗？”

“我在长野报社工作了多年，退休以后接受市民会的工作。当地的情况可以算上半个行家了。我还出版过两部当地的地方志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可是村雨心中却疑团重重。

村雨想咖啡店的女服务员绝不会说谎。就算我给她们的照片她没有认准，但篁竹村有奇特祭神会这件事女服务员吞吞吐吐地说出来了。

可就算篁竹村没有那种祭神会，可为什么有人邀请静香和澄子到村子去呢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上田抓起电话，说道：

“但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是打个电话，问问我那些同行们吧。”

电话接通了，上田和他的同行在电话里就有关庙会的事